

欒欒
城城
應城
詔詔
集集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
 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
 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
 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
 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
 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
 愛如地內自官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
 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討師
 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復養生送
 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
 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
 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晉羣公卿士拱手相
 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為謀肆時冲人實生
 神器惟惺既施號令時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
 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為用故士耻奇
 衰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兩賜小愆責躬非

食飢饉時告振糜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人類其賜
 神享其誠然和平無大戕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
 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得者以衣食流散者得
 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加遠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
 信義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
 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為乞盟之計雖燕處子中實大
 又千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
 一主泊于外家均遇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
 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
 以天下歲月之奉于第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臺者聞風而歎不言而化
 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臣若夫先后舊儀
 且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
 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儀止於東閣
 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
 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几輕於約身而禮推之庶
 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
 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
 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
 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蕪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實上尊謚曰宣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祐賁子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謚書冊謚賈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項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親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爲陵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躬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未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遠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詔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蕪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選寇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與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埃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之廣昇每歲齎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勅遣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欵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

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寨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異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未緩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元祐中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庸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水

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彌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于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湏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于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于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

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元祐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備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寔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齊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燕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顧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末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禩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憂於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

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法收緘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議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劉子一首時已有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轍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者事父而遺母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帝皇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大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瑛先帝重遠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為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備患多而易忘又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為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特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賂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弊為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臺社駕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靡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為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與遂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又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為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遠失本旨始為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為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為求民之疾苦而瘵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祚度大率

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
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
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
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
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
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客受
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
亂遂以失此國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愨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
矣然而空價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
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
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
別有五一日収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
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
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
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
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収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八金以兩計
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
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并言未破應在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之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
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
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媮歲
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
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
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
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廣亦理
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
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番後一人今爲
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
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

禮部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

人矣禮部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

十七人承議郎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

四十八人奉議郎今為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

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為

一千一百一十人矣供奉官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

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千一百一十

七人矣記之吏六十人今為百七十七人矣其餘阿類

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

朝議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

合編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

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

室官之吏眾可以禮法節也細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

埃闕則補否則循資已矣不妄授仁宗末年任予之

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

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

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

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

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

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

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
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
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
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
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
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
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
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
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文體以求免
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反兄擅弓劍
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
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許產養馬蓄馬
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
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
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
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
之政有不然而詩曰棫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
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欵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為姦請納之勞民贊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蓄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末業皆取之於官其欵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壤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決私隱崇告許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欵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為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校之民數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為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特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為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為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詠求仰以為生者先帝深究

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顧之中推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頓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沉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燕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

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違
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
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
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
補外臣丙綠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
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被德音以臣與軾
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
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
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
出聖迨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
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謂上則陰譴
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知
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
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
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
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
所請雖再三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
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
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仰前懇
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燕侍
讀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
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
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頻州雖聖恩深厚曲遂
其請而綠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
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
自將而毫髮無補又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
臣誠心非有矯飾持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
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
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綠方今
人物衰少借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

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海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攜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罔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罔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罔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

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

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憫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歎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

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信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輒言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碎分蕪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

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兼

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

參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

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

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帝陛下奉承謙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聖旨比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光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

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木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多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閘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坐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即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

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即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恐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即又奏乞此流河門只番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掙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徼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旣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矣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擦淺耶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與知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

欲分水實是阿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

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

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

以來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

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叅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

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并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勤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

何緣故

一勤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畫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爲未當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軟堰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況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

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顯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歲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第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裁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許創僕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竊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

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并俟謹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合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宜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善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

仇讎之相及惟患不速也哉頃其元祐初七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過上下顛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也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先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發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九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後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祗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實闇冥不達檢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溼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賞親族增榮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臣念起自眎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未念屬馱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斤鎔牽以爲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孤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被於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蕞蕞之莫詞長欲事親愧言耳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之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哺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鱸豆

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
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麵者獲戴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
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
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
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
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
每驚日食之豐復綠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
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
養士勅廩人而繼粟閱楊父之耽盛力行舊章以惠
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
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

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麵有惠以饋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麵藥思
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
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
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
復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蕪喜與悲此蓋仗遇太皇
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
以而問稚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需為大烹度
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
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之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麵者在蒙寄任空閑歲時每遇初生輒披好賜醇
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華未後盡心之報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觀今月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致忝冒沈淪之議况臣項由縣道擢實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毘勉逾年斬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隲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閱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煇命激切再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育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愆在列言莫宜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唯嚙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後進

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符儼食何取於鶻貊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踈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煇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綽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文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夫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鍾鼎之薦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曠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任祈天煇命激切再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闈之崇推賢是用四品之責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先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絜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竅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氷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維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察之久勞亦似救空疎之不逮逐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

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翺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壹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又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冢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審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旣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右臣伏親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

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再享明堂未暇圓丘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脩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宣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閒雜風謠倘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恩霑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遺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

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絳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遠月朔以還兩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靈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其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収已行之命福祚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子奪之權深厲廉耻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惟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愍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奉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恭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彼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朕膺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寤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

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副之以縈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願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其存事神人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梳見手薦璧琮辟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批前之讖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勳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丘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樂城後集卷第十八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一首

臣輟言伏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又處廟堂茲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請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任斐于時妾作信自取於顛隋尚賴深仁熟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蕪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奴去幹之寬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與何暇有民與社未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収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懼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一首

臣輟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

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後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適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聞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若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番務棄置陌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霽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遠天日分委泥塗朝為無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蕪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復何言願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况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靖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

隔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觀今月十九日敕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聖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育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懼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又墊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龍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雷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

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繫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霖雨蒸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孽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祈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微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云云

復官官觀謝表一首

南郊賀表一首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苦再生復效舊秩之還仍領貞祠之秘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禀生甚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祖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之文前後三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者為臣卹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偽若垂恩宥至於再三春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嵩穎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膈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觀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圓丘禮成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懼誠忤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人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絲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謹言

降朝請大夫謝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闕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闕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

因循於此黽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於安
閑苟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
舜之仁行成康之政秉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
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
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拜榮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鞞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墳寺表一首

臣鞞言准頴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
墳寺昨經改正任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
念私榮特還舊利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鞞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
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
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覩豈謂詔恩一出故物
復還丘墟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色骨肉感涕
間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置
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
感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
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拜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鞞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
念臣向者刀塵名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即還舊物
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
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
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
仁心天覆躬爰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成照
時兩旣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願臣
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
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云云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雲雨之施恩深
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
廢黜雖久尚露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
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感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
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
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
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
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云云

皇太后上僊慰表一首

臣鞞言伏親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至頴昌

府者母儀淪喪率士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
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
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岡極伏惟皇帝陛下
以天下為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
父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
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
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聖憲肅皇后祈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祈
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祈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宸瀛
臣哀誠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內治有光坤元至
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
棄萬邦之養求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
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
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
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轍
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慈皇后祈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祈廟禮
畢者孝不及養求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

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
作嬪皇家登棄宮闈未遑禘秋之盛禮誕育仁聖克
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
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
中外瞻仰啟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
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
於人間贊罷東脩穰陳藉伏敢薦竺文之秘少資天
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
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忠於故國臣
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
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
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
養條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
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
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禋成禮甫終過密滋極痛傷
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
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
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
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
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
佛乘之至妙祝宸筭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
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永仁而仁至愷悌以
祈福而福生兼復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瑩老翁并齋僧疏一首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為東瑩老
翁并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
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
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
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

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
麓沉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
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求惟良坎之德行止相尋山
下出泉在易為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
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
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瀆發草
木滋潤居人蒙賜瑩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
疏

樂城後集卷第十八

樂城後集卷第十九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臣父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下慙君父常願茂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切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求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護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番禺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關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愆察其中之無它赦宥徃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

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茂聞致此顛隲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閱與物無私庶幾北遷近復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社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亟回火轉幸免焚蕪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非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為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饑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與嘆於異鄉日召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

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奔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
增長骨肉和台愉上誠意其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
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
循州峻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疫喪禍近復繼作雖邪
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
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宣始迎其災而終亡
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
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
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
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
橐空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
懼寄死南荒荒木隔鄉井因上元之穀且依道士之靈
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
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
還躬耕爲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
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寬親普加慈

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
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
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

閩阜一首

過臨江近瞻閩阜遙望玉筍誠心惕然傲福聖境願
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
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
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廢度容光
必照何所不臨臣遠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
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
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爲過分然其中國愛民
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僅茲心不
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難艱錫之
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所有非覬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
他還寓潁川粗霽微祿願跡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
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平歲恰是學道之

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墮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徃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逼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當小恭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佑然臣久慕至道中無它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 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復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一首

嵩山祝文一首

轍昔綠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曠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俯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真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數驚顛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然慙慙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求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響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一首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大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矣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飢為苦舜麥殄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子罪人餘譴累汝聞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臨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青漪繞屋喬木環堵微風蕭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七在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厲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子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

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更免訶譴民病獲
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祗薦醪牲以求斯祐尚饗

樂城後集卷第十九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

祭張官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
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
文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特予先君幅巾田服尺
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鶴困于棘茨君亦嚙嗟世
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
未更事見亦弗疑後時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
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庠子有仁既
博以支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
我而笑世將用于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
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廢曆之遺今
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
師及其從官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
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
達禮則斷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温言厲卒然相
逢忽若無意有所與友金石弗踰可以託六尺之孤
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
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見于外

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復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爲徒惟道非役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子可教而亦弗聞公人不出我出不還而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享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之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雜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贊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黷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茶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侈公門窳窳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

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少君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番鞠諸孤賦詩栢舟之死不渝俾七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文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雖從公游實見而知眇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草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者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齒齋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志物而遠塵至於變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

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寔蕙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凡坐語言收昇菟棘窺逐邪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

朝櫛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千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蹙絕所至言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醫醫藥無者處行方閩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水行道殍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執亡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饑糜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有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乎脫然而逝惟我夙業累爾幼雅與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適吾廬權厝有間母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樞北返歸安故土竟而不昧誠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堂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姚程氏遂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道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又蒙瘴

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自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遐逝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軼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蹶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第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予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葺瘴氛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特然真人龍翔雷雨決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殊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難忱命不可期秩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謀古之遺直名冠多

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罔望之涕泗兩霽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三十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没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捐膺自嫂之亡旅殯西折九年于今兄没有命葬我蒿少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輒是升道出頻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坐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住寓其堂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遑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兄亡端朋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第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籍寐慎曰予二人要

如是終後迫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
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之兄遷于黃我斥
干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眷紳俛仰
幾何寵祿過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吏之東漲海
之南黎輿雜居非人所堪不起藁帷颺來掀簷卧不
得寐食何暇耳如是亡年雷雨一軍兄歸晉陵我還
頻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
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
斯耶昔始宦遊誦帝氏詩夜雨對床後勿有遺進不
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龍在西老泉
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
郊鄒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
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
孟秋歸于其阡頻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
饌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
筠但雷自雷但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
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鐘繼相從冒嶮涉瘴初
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爾月藥

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往
汝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
柩俱還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郊山兆域寬深舉
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栢成林以付而于百年以安嗚
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
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
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穎之涓我老去國
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其我遐棄
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
弗寤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
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顏內撫族黨
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
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
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

伯仲來學詩，嘗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燭然衆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嫠，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為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若奚為。隙駒逝矣，為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求歎。嗚呼尚饗。

遺迺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鞞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迺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楸，即懷歸忘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矣。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溘然無復。歸日，遣迺代往，周行兆域，有忘不獲。涕泗垂臆，况軾已沒，遺言葬汝，鞞與婦史夙約，歸附常指庚穴，以救諸子，苟未即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導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宦陳庠，時始合弁。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曄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教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遺而棄，丹旆翩然，死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末已，嗚呼尚饗。

祭范彞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鞞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彞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

向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繼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門孟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二日不見而以計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末懷仲叔言出涕墮於手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汝丹西歸以香茶果蔬之真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辭鞅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鶴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蓋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玃行有利病勢有隆汗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官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計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

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収淚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道選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道選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鈞萬里故鄉孰為故人師自吾蜀為鈞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道選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番此心超然去住不疑鈞人懷思涕泣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樂城後集第卷二十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官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子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輒少聞其餘雖不隋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備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子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施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存乎其人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子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致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製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旣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

歎既没十有五年聲名猶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
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
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
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
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
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也陳雖號少事而官
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
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
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
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
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性
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
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
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思莫能及耳予退而
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
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
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
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

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
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
天也予特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過如樂天入
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
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
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
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
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
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
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
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
而和子方從事南都二子後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
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
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於此務
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
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
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于同憂

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滿濟南之由以遣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駸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没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姑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衷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俟裔能立以昇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僑耳真家羅浮之不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圃文章為

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還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如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賒俗患詭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予曠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俊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

予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
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
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
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
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
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子始六孫昔予兄子
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
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
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
篆七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
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
之說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女範之
字曰御遜之子長曰鈞幼曰桀始予得罪於朝而放
於鈞遜從而鈞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
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
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
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
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埃
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關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
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
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
聞其覺山僊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
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
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
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爲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
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
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
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得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矣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併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無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
隨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七流入即是涅槃
真際觀照既又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
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
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
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
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為設方便使知
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
生能先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
用不行晝夜中七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
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
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
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七聞不住覺所
覺空七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
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

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
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乃麻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
聞中入流無所入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
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
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
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
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
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之言經言
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
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
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
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
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
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惠眼
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請龍川昌大暑水陸
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庫暢然有瘴暘之感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逃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緝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胃中了然照諸幼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統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遽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統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閉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統謫朱崖三絕句刻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統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陋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徇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于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子適當制實

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亡年予自龍川歸賴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願季弟焯不幸亡矣惟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目意全得至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集後卷第二十一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下山予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毋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後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柅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柅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柅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愚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衝規使衝前得自擇木工柅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衝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大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布浙燈公密躡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元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

既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賈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獄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梨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殲獲杖策親入武衛管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廡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訖 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 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 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 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 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閔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賈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

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辛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又多弊編戶免役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特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

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說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何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迭內待省擬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戍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復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大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

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餽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後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役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湖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爲市并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致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湖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復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真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

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某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未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一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又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今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復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湖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目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公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壑浦自浦北析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湖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主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選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敗

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頴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顛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並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敕有司嚴整伏衛尋遷禮部後燕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麗所請有甚於凡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節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比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挽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

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獍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昇之樂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沉窳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隲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遷初徙廉再從末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篔簹符箕箒筭明年閏六月癸

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於
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
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
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也中庸論其言
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于
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
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
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
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十載之微言煥
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
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
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
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
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
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
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
柳髮髯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
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旣除

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
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
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
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擊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聞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溲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凡誨我則師皆遷于南
而不同歸天官爲之莫知我哀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樂城集後卷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熙寧五年秋十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斐以墓陔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告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菽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特偶儻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利補西京推官始從君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特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諛諂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予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

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選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直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晉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入視之如仇雖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二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療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峻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了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爲久晉計有所欲言七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厭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費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昇人諒欲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費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綱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遼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文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晉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憐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實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晉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體公之賢復召寅二府時處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蕭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公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番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河使東仲曰若欲道商胡入

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上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像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公在兵府

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

更爲圖籍凡邊防又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

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

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又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

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

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官猶未定臣僚問

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

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

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

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

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

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

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

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

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有

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

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嘉諸公奏

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

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

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

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

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

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

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

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

初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

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

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誦歌仁宗之聖以及

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

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

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

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

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七又力辭不拜公再辭

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

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

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

而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恣

而公不郵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遽詔詰問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文京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諡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充國公也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芻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敢春秋道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几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也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丈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其文平不可捨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

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
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
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
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
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
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波
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
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述漢唐而
文章之士揚剴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
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瘳而復興
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
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
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奔故光祿寺丞裴朝奉大夫辯故
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
恕奉議郎想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
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
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
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
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歲微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
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諱
子瞻子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
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
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薛其間公奮白
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熾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柅之
三起三價咸建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敏
謀實使之債而德全惟天子克明克明忠乃卒肯
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
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
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
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譏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眾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須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火手筆也雖復勉強為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奈何若叔弼不以

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辛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難世以歲月埃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樂城後集卷第廿三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閒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閒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子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子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僑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晉之不可閱其彙中無數千錢子方乏因亦強資遺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囊裝以逃復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逐病死子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泆水圍之城不沈者三板縣釜而變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子方維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乘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殺

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建為梓州桐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輟與兄子瞻皆自領南家恩北還將歸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輟既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纊十歲而知饋饈父母以為能既長奉已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婁必備與親族交雖貧不做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夫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且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

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園
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
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救之及其疾病肆剔股以
具饒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
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
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眾欲卻之雲曰疇昔
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
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
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
供養諸佛及象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
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
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
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
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間見一
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備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

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爲衆講說者几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湊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遵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棲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昇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土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尤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

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覽尾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後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盛德不具多畏人盡說或不得至比夜人常曰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子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堵秀州嘉興令陶豸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日是常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上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好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日出偈告衆七日奄無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

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聆聆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切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旣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旣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針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貲根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詔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又第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實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蹙蹙不竭于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道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眾矣而眾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爲宰堵波既沒或言其不利改葬它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眾皆曰有得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子胃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予豈堪比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行師人居之草木欣無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埃新塔巋然松柏離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詔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子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支海月之將寂也使入遊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既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必頂溫然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爲子又十三年子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餘杭參寥帥弔子穎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詔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詔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與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閻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踟躕而逝年六十諡四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潤有老人冠帶偃僕逾梁迎之入門而失始代師講章安尊者以金篋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兩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兩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樂城後集卷二十四

樂城第三集目錄

全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畫數

夢中反古菖蒲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

還謝棕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遺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舊

初成遺老齋二首

鷺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殺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簷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鍾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生日

將圻舊屋權住西廟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下氏舊有怪石藏宅中間其遺孫指一廢

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

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壘

讀信詩

五月困夫獻紅菊花二絕句

夏至後得雨

遲住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華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移花

服栗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藏米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

上元夜适勤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第剖符單父相過頻川歸鄉待

闕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己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

平昔為賦

閉門

林菊復生

老栢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芒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日三首

戲題三絕

木水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栢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早漸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兩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絕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聽前栢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會中

所懷亦自作

白鬢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溪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私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黃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澤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際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送還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所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七首

種藥苗二首種大藥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樂城第三集目錄卷終

樂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七編疇所為文得二十四卷
自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
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醉文字之間
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
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為故隨類輒空
其後以埃異日附益之云爾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懲無辜歲事了不逆
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死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
田家有餘糧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愁七不得食
朝饑願克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若飲竟亦安用十
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較如土胡越兩不及
閑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
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悞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數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
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仿佛穎川僧舍往七見

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
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數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
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一首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
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
公在側借觀示之放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
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
深場薪欲盡心驚憐山川淜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
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
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妻妻子至
今美藜藿曳履長歌解忍飢暴飯往餉今誰託家人
來告酒可筍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

謝悰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晉許春未磨麥非平

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
繪褚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一時與我
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
減晉諸度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窓
展卷清溪滴恍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厨付長康恐
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處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
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
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鐘空命
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
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
三西成黍豆餘石廩借功田家并鑿坎農事未起來
不嫌併遠浮客從丁男芒鞋秃巾短後衫杵聲登登
駭問闕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
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漸晨炊

暮餉增醴盥歸時不礙田與蟹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卽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
因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
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
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
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一首

髭鬚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
礙却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
佛呵尤愧白家篋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爲留十步南橋竹莫恠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
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情何曾讀氣息調勻不
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柱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
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恨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
一句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圃初開清溪岸名花近取苑丘城爭言千葉根難

認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
餘清細鈕瓦礫除荆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一首

子因下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
三間木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遠日因卜之
舊而易其左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子愧其言
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鷓鴣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
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
經營紛紛代梧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七日安
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
雙楹指顧行卽具構築役亦輕鄭侯念子孫不處高
閑閱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
斧舊書寂寂老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頭欽根浮付
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班荀泰閑身無心已絕衣冠
念有眼不遺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鬢仍寫去
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蓋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憐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蓋眠已報冬裘
具麥熟旋供湯麪新穎桑晚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
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蓋麥得難蕪鈕纒已愧非吾
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租有水
精鹽薄衫冷麩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霾敗場
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甍償飢之多博村酤勞
苦辛開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
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
磐桓不如君家得象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繼貧
足圖史旋鑿明窓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
來直搏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
卽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一兩首 七月朔

蓋婦絲出益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一事未易當

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
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粮詎能久歲晚憂糟糠
天災非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
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單軼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靈初晴尚未伏半夜黍重陰
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照直千金
又

兩後麥多病庾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
潦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
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
擬寒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
益中乘將盡囊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兩邊
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
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
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

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棖棗堂成鋪莞簟無事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畫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
冷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免開長橋藥桂老尚生枝
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直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炮藥有佳
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
三斟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
豆方實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兩難爲腹老嚙饒
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
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纒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梁蔬秋晚開花神酒壺微物不多分地
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墮七筭幾特輟彭澤樽壘未
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一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菊
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斛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
白髮何須吝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罄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
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危兩送初寒問篋衣春氣安閑真得
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
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
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
無讖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
有在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
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為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
得清明許與眾人同怜渠生死不能免願我盈虧略
已通夜叉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

子閉門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窻裏飛蠅又
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又兩一首

雲低氣尚濁兩細泥益深經旬勢下止晚稼日已侵
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
常賦雖半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
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暗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恠石一首

卜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惟石蹲磨履子孫分散不復
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
種花頽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煙霞十夫徙置
幸不遂軒前桐栢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
水三流槎少年旋逸者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
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卜氏祖石商多
但未知沉淪如爾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為爾呀然上衝咽
寒水未易温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恠此理環無端
少年少戕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魚汝同來再從龍射茅叢

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
官酷乘田矮吏師事莫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誰任時往還炊粳留賓不嫌
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渾水無人問亭逸伊家古
檣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蓮理師中
之老笑

風雪一首 閏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窓輕水入吾被
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
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
恨我俗緣深挽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
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
力近喜三更月到窓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
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龍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繫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蕃茲百事
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
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屨一老翁前四句夢
中得公

足起而

買炭一首

苦寒拽病骨絲續莫能禦析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
西山古松樛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
挑挾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鑿牙角猶憤怒
老翁睡破氈正畫出無獲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
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
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為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楚餽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
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又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
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
尚應天憐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方北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
語寶塔令父左手舉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
相似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為
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
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狂稱賢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近語五德孫益取其不及利爾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弋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鍾馗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為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恠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頭歲節鍾馗舊錄襦舉手托天欣見雪破鞞踏凍可伶溼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兒女末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難留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耨

又早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兩戲作一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為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取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兩交父老晚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能真奔走生仲達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派早歲憶效晨佛身三世歸依地隣寺百僧清淨因籛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舞雩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補堂西寺齋僧

將圻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卧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井井何妨舉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為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疎山丹得春兩艷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
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
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
幽懷終不慊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
園工言近家躡
尺花乃茂云之造物不連遺老意
一枝頗似洛人家
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
未忍畫瓶脩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春賦晚一首

池塘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
脾病不憚櫻華薄廩空偏喜麥禾勻
白須照水湖光淨綠酒留人鳥
啣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詩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
人言來歲定無麥農父掉頭笑不許
清明兩足麥欣欣旋救奴婢修
破困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
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
甓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為人市人半
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
勸聊忍飢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
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兩
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
舞不須扶

聞下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
云畫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
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佐石欺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綠底
事百年不出待潛夫弃指泥土性仍在脾睨林亭氣
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
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迤邐人共恠陽陰顛倒物
猶猜一盤震蕩錐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壘一首

秦人一壘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壘元日臨軒組綬
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壘錯落古
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
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已更
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
紅紫無端盜名

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
藜似儲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匪禾稿
夏雷墜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
得飽天所昇奪祿十五年有田穎川淺躬耕力
不足分稷中自愧餘功治室廬棄積霑狗彘
又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延往泉店級麥一首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為我言許此亦無妄
一冬免鉏犁二麥盈壘盎火老金尚伏兩過築場壤
隣家助伯亞蒼耳割榛莽朝暘得終日經歲可無恙
老夫終病慵長于幸可仗劬勞慎勿厭甦餌家共享
秋田兩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膈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
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擘相粲
鳴蠍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
我生仰田食俟雨占雲漢杳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
褰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道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
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為我三日住
蕩然落寶牀應返樊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一首并引

子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
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暮裕
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
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子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
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子謫監筠州酒稅
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為別曰可憐萍梗
飄浮客自歎執爪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
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
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穎
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公
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
符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樂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象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又

竑心淨無垢尚愛南齊竹嘗看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檜真百尺疎竹疑千畝紛紛蔽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為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剥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圯萋萋脩竹林嗒嗒何日至

又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體靈中

又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丈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又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 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

慇懃拔陳草狄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

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為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

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為愛此養花智

服栗一首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金

氣伸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嚙不

容忙客來為說晨興晚二嚙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七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范

候不奈時人信手裁得勢從教盈九畹俛眉仰復引

三盃愈風明目湏真物能使神農為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醪節到真寂寞
床頭瀉餘梅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有蔬隨厚薄
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胃
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嬰鑠
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燈穠作穗茶面結成花
細竹纒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晉饋
近事姑求飽遂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羹清菜芥充朝饕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
過一家口衆後何言多排壘益先憂盡旋設盤盂未
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堂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
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

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踈慵非汝師
十一月十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爲
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
僧請禿師講病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
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豐隴坂經年在枏橋吳江半
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七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
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
本虛自惟多年客箕穎每因吾黨賦歸歟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
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歎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穀一首廿七明二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矧此惡木陰又妨長者車
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又恃不忍意柯條益扶踈
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吏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

開門聽選往并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迨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
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
不磨更到西禪何所問隔墻魚鼓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第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

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卿
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嚙嚙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
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群東西隔絕
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
淚流衣中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
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
齊自古留考慮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遠巡
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嘗有
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
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栢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
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卅卅盈尺苗條幹雖短風
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挿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

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
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絕

玄冥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指袖
襪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
雪蕪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兩過公田及私
畝學書兼得問鈞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
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
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
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墜盡乾舊詩展卷驚三
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羹稻飯嗟

獨便飽食餘暇晷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扉蕭然如野人之居

偶作一首

高棟虛窻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
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又渴心思流瀝夢回餘念屬
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埃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窓倚竹
下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倚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墻秋雨
足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踈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
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七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
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窓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
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

所注震頃
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恐飢終愧首陽

客睡足何須雲夢州水酒黃封生不喜春牙紫筍向
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早火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強啣杯官酷蕞豆適初
熟籬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
人來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叨七覺胃寒妻拏勸把盞萸菊正堆架
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飲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又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
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着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
挂落南山見凄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
衣信催煩杆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霞來時晚未明病士擁衾催爨
酒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林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薇蕨
盡誰憐無語獨携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壘裏無精寒惱人未暇樽壘伴件
客先將麩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二首

閱過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
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
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摘紅安穩近誰傳予時有瘧疾或教服雪蕭驛又
摘皮黃元在月良愈發雪蕭驛又

已然梅柳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錫
餅為美名之以內雜穀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
不眠扭有官酤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
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壘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木
動舉瓢先對柳千絲

菊葉萱牙初出土凍盡冷麪欲宜人老人腴病難隨
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
約春兩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辛與人同

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高隄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
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熹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
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兩
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
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壘恰三斗山下麥田真
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
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惟叢筠亦黃落終憐老檜獨
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早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
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棘楊柳相映成田家
春兩散膏油朝暾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

開花已可貴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
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
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香松釣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義而不厭追感平昔為賦詩一首

曾子相從得佳婿元矩初於太孝識掖垣同直喜良朋
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與宿草芋絲淚入
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
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穎昌市不識穎昌人身開未易過閑又生暗塵
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
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
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瞿曇昔嘗去咄哉不肯信
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
深知為南園眾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七便有凌
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嚴寒相慙媚一朝紛上
看黃落嵇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

瘳非郎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
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雪栢一首

栢根可合抱栢身長百尺我半類汝老我心同汝直
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
風中有餘勁老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逸屋多種竹
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慙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
隣田老翁姬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綿食晏惟薄粥
熟耕種未下屨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輟扑
為農良未易為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
卒天公似欲救艱難噫強鷹犬無遺力社近雞豚趁
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
篇章散人間墜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
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

屏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
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翠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
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簞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
牛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職之故
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職我先衰
點黷蓋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樂城三集卷第二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兩方初有涼
氣予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
卒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
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
居穎川庚寅歲閏八月遇兩中秋賦兩絕句以繼
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
日加亦理勢然矣

穎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疑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
飲官厨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契叟相從倒酒瓶卜二年來均寂
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鬢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穎昌
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子然惟以影
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務世間取舍
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
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

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
行沙底藏光輝蚌為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
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七九日憂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
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波傾殘氣
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歌尊空挂壁九日若為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
酒慳慙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孟行且強拈
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窓日誰知酸與甜

又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頽淡細酌喜清醇
飲罷遙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使舊時貧

戲題三絕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
聽研鼓跳跟一破顏

謝傳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

俗挽斷髮鬢誰見憐

遍地花鈿歡百年蒼顏白髮意悽然回頭笑指此郎
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水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水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
妍細梢如苗脆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水裏爛葉誰
雕鏤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
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未復夜正
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踟躕正坐推
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
須陀洹久尔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
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菓知有
毗盧一逕通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腹常不時
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何來歸
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
事我三十年閏七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

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為人留穀豆入高庫薪蒸轉千轉
紛紛了歲事閑閑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項種來半
風聲夜中變飛霰晚來休粗畢今歲寒後免來歲憂
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隔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
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
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大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邊巡見屠剖
田家挽雙角歸理縑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
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二衰殘家有三十釀春餘半月寒
鷄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
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栢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

出屋已尺餘偶賦一首

翠栢摧雙榦冉冉出屋危栢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
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閉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
霧雲間明月冷如水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
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又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
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澤無幾新障重生撥
不開七十三年還住否復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

兩一首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夢生三寸未覆
壠兩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
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齋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康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頽然一道士野鶴墮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刺口問生事寒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又意愈貞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
我歸客箕穎晝日長掩閤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
君來亦何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過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屋瓦如鰲飛象設具冕旒
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立本為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為不復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嫉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
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
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為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早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禁中宛轉明珠
滑舌上遂巡絳雪消仰躡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
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盃東伴晨樵籛龍似欲號無

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盜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
饋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娑婆老桂依霜輪願免出走蟪蛄
奔河漢卷海機石罇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
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髮髯追前人筆墨墮地
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
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為累
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
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於泥中佛法何處是
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
悟世常失人遠心輒喪已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
君看淨因措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為智
去住本由天母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早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袴
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設動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窻爽氣來四方
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番此奉爺娘
爺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松芥香
無客恣卧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
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栢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烝嘗

秋稼一首

兩晴秋稼如雲宅豆沒雞兔禾沒人老農歡笑語行
路十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藜羹黍飯供
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
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遂巡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
與猶怒嗔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
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在河橋晚未完
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芡鐵爲鬚斧斫沙磨旋付厨細嚼燕收上池
水徐嚙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居賴我近
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涼秋向
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
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惜惜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十業種雖成姚黃性似天人
潔糞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清性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
辦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邱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
德衫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簫條詠
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瓢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貞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
唱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壘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爲酒黃花競此時茶更謾伴惡麴藥助和脾
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

陋巷連牆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

是補自河朝即前當至曹
即許赴山陽即後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蠶種薄絮被孤枕自媚好
側床作龜息遠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髮鬢聞語笑
杯棬相勸酬往往見讓詣披衣坐踟趺衰老當自了
室空窓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
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聽前栢一首

穉栢如嬰兒冉冉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
重露恣膏沐清風特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
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
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槽鳴壘夜半蕭蕭雪打窻擁褐旋驚花著
樹潑醅初喜酒盈缸鄰翁晨乞米三斗鈞戶暮哥魚
一雙目笑有無今粗足遙憐逐客過重江時蘇客有
過湖嶺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窓枕上詩成那起
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
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尔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窓老憶舊書時展
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搖落黃花盡古檜飛鳴白
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鷄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窓心空莫著書千
卷客到長番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言舊
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看兼願下飲江

冬日事即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臙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
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棬元窄小得閑筋力尚
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為揀秧近來屢疾
尚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兼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
紛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
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爾我茅簷陋
滿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也軸飛布濕天漏
繁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出家煙火然遠寺晨鐘叩
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
听然發一笑此處定貞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天壽
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莽然邀我酌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義和飛鸞晉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
烝豚釀酒多為具穎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
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脚踏
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
髮已如素似聞錢重新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一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
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酷多取定
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窓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
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供竈信
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
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癡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
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舻我昔不為二千
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瀑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私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關多
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
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
服之不旬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
我意藥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踣躄
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
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貞氣從此完
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賈咄哉已往咎終身此常弘
除日二首

屠酥寂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
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
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籥泉湧如迎
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

吾貞時人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畢此身樂天居洛陽日正并
千年初居非裔居道場蘇携酒尋花遊寶泉石罍盡
暇日子性拙且懶杜門長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

爾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
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踈跌然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
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曾中所

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上又一年讀書貞已矣閉目但茫然

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頰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髮下種已遲空悵

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

問渠自項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個

強澤分洪與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踈影長隨月

到榼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丹山一首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栽接比桃李

香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兩生可喜

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奇

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益天功信矣斯人智

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偽客來住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
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
一杯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溪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
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陽平野闊稍通竹徑小
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舟自溪潭之
開木文路公田物路公以
覽賈觀公今為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說法仍害脚

十年學跌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

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

吾生默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

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

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耻言法律
羞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
過亦無功不伎不求心空粗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
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墜陋巷正與顏生同勢
家笑唾儘見容

春旱一首

舊條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
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酌邢山阿
飢寒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
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
惻然上天通矧此一盤澗雲興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松蘿一時用舍非吾
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
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一首

一別忽七歲五除還家惟我白鬚鬢懷中初見孫三
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一男孫子亦林下酒尊
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
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晝年來罷緝鬚隨俗治生終落
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
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兩五月十九

一早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爽令多病
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
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霹微僅飲塵人意共懷艱食
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寧應方知社
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勾

溽暑一首

東風吹出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
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
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
聊頓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八村懸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懸不可
緩早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
日好老農經事言不慮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
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
來纔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頰愧鄰里磨聲
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蒸
甑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
唐相臨懷慎說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
物廚夫爭去毛勿切折其項客喜為帶食丞聽問也
食至乃丞胡盧耳諸公
皆不飽公食之味美

大雨後詠雨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
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
丈端谷如幽茂中林地每管未到

秋後卽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
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
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祭封丞一首

昔我過高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
藤糗生脰臍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
下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
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
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與郎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
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
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夫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憐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
娑婆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
築室頰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聖足超峨岷
歸塗三十里秋風入衣巾北嶠百步外我夢一室新
速營二間堂未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又遠與子親
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樂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粟苗二首引并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樂中索然或教予種粟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粟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粟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窻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粟粟可儲粟小如粟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際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半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奠以密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笑矣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藥壺悉羨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喫不食笑社陵老上人平生以書為累夜燈照惟未晚而起

百骸未病兩目告瘁决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
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
决明何為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 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溼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
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
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為我班荆舉觴
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
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 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
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禁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
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
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丞嘗有虞傳家
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跌坐
日吳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請孫
堂成一首 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
風雨未除素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
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畫明廓然

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披麤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
夜如何其卧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
以奉嘗悉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
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履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
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
爪畦芋區分布其外鈕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
泉眼仍在轆轤雷鳴井兩時需園夫能勤家足于菜
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倡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為榮

雙柳一首 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
風濯兩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
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為纓縮之為結屈伸如意
燕雀翔舞蜩蜋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眾葉如剪
顏色憔悴末愧松栢歲寒不改見嘆失子聊問淵明
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廬粗給三黜不去如亦展惠

卜居賦一首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
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于年將五十與兄子

瞻皆仕於朝衷索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子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頻川顧猶有後憂乃晉二子居焉曰姑餽口於是既而自鈞遷雷自雷遷循九七年而歸頻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就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邨山矣子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頻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遣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求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岩歸與誰處寄籍頻川築室耕田

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上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于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子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煖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窓細澠老尚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毒晝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親與

管幼安畫贊

子自龍川歸居頻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

適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
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
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
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
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
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頻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
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諉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
比然至於九錫之讓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
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
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
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
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
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
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
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
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
步有沓才夏暑能策杖臨水盪手足行園圃歲時
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饜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
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官
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丞嘗饋算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樂城三集卷第五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漆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辦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剝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

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處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九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宅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及魯雖為大夫不

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為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改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陸之會相公賁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

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
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耻國鄭之役秦伯私與鄭
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
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
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
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
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
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
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
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
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
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及衛切孔悝而盟
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
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
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
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
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

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
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
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
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
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
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
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
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
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
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
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
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
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
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
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
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

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讓之以為將不利於需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壺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難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晚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多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謹論

樂城三集卷第六

樂城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 并引

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孫籍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籍筭言九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于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

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九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耳而耳順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縱

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從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軛軛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軛軛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軛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軛軛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軛軛也

不仁而又約則怨而思亂又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蓋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
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
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
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
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
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以矣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
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
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汰顛
沛於是柯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
五公子之禍起齊逐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
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無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
叔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
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
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
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
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
言亦未免有戲也

今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
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
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
仁與人也固難殺之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
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
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
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
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讒蕭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
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
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尔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誠誠無爭心苟非針狼執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以天驪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執讓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妣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襃太妣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怙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

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代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晏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方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

譽於世也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諸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雠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子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聞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樂城第三集卷第七

欒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狀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歛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爲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

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尔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旣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已而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旣生矣而未及

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五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爲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因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爲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先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二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樂既既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

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目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兩肅之反爲狂狂則上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兩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當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拳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末王將

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錄九章初誦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跡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繫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覓旌下南苑上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轡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露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
百金戰馬注坡墓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
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
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宓曰無矢我陵我
陔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嘯言言
臨衝閑閑執訊連連做誠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
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關之死曰死死弱子
赤立偃僕牽頭曳足光斷脛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
未乃敢闕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
奉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問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
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成戚之
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
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
唐人之不問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
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夫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
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
致亡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
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
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
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
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國家恃之以爲國非所當憂
亦非所當去也
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
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
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
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蕪弁之詩其詩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千皆
自我蕪弁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
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
以踰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吟俗吏不

知方倍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
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
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
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
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
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
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
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
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
有若此酷者也

樂城三集卷第八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
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大根
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未可以直
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
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
寘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
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
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
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
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眾實不省自
已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
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
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
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
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
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
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

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恐得發生承吾旨者法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閩閩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屨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爲釋之錄之於左九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

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穎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穎濱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免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葉葉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穎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保福僧到她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裏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穎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

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弄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于頽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土耳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任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峻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上地前更下一分飯頽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

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它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放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從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頽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阿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云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闍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頻瀆。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豎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賴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拋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况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人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一過，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巖亦無語。賴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性無心，故萬法由之。

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偃僕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爲法者，謂以無爲之法，蓋借家世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人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賴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爲克滿法界，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末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

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即爲破戒見曙金銀台杳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賴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台杳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子蒙恩歸自南荒客於穎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窻曲楹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子曰穎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子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子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官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可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窳適如予今日之處

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
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
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
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
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
其庶幾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
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
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
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并辛鹹苦皆其性也
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
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
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蕪人之
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
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九學而不讀書者背子路
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
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子
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
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
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
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
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
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
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
也身猶月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
所寓身為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
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
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

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有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有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遺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旣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若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遂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後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制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金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前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遷昇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瀦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復譴於幽明傍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滄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邈闕而拜以膺上賜父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議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樂城先生家集校閩蜀本篇目間
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
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
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
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漉邊事茶役法
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
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贊歌詩千數百
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
杜門頽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
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祚
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
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樂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
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
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
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
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
小兒輩校讐數過鈔版於筠之公帑
云肯淳熙已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
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閻丘沫

先文定公樂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已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核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

孝宗皇帝王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樂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目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樽節浮費廼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

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樂城集後序

樂城集暨樂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蘇文定公頴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阜劉公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王潤光映縹緗延槐暗而嘆曰嗟乎可以傳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格律調音響抑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

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罔弗歛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克才贍自成已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寃其所至蓋已闡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室之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蘇曰歐曾蘇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軔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

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大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
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
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群王之後故不靳
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王溪
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
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
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